



父亲来电

司葆华

年后病了一场之后，父亲就不会再会使用手机了。

小脑萎缩让他时常意识混乱，说话颠三倒四。往往大半天地呆坐着，眼神木然，一言不发。在小区里父亲几乎没有熟人，整天在他身边晃悠的差不多就我一个。自从父亲摔断腿以后就被我接过来同住。对一直喜欢生活在村子里的父亲来说，一下子来到人地两生的镇上小区，无异于一棵老树被连根拔起。没有熟悉的乡邻，没有听惯了的鸡鸣犬吠，这里的生活他无论如何都适应不了，更融不进来，痛苦可想而知。

在得病之前，孤独的父亲有事没事就给我打电话，从一中午几个到后来十几个。他一个八十多岁的垂暮老人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相告，基本上所有的电话都无关紧要，或者没有必要。比如他电话最多的就是“你啥时候回来啊”，再就是“我在屋里呢”，翻来覆去就这几句话。无论我

在哪里，无论在干什么，他都打得不依不饶，无休无止。刚开始，我告诉他不要老打电话，在单位上着班对我有影响。他满口答应而且付诸行动，果然能落得几天清静。无奈好景不长，他一如既往地，一样照打不误。于是我再耐着性子劝说，甚至还不无夸大地告诉他，工作时间频繁接听电话带来的严重后果。他当然还是满口答应，但效果不再立竿见影，该怎么打的还是怎么打，甚至变本加厉，一个中午电话次数从十几发展到几十。那段时间，在单位里面就是手机静音了，父亲来电都叫我心烦意乱又无可奈何。

直到年后父亲患病去医院全面检查，才发现患了小脑萎缩。身体有所好转后，他更加瘦弱，走上几步也是脚下没根儿，摇摇晃晃。脑子还是时而清楚时而糊涂，记性更是差，但单单不忘的是随身带着手机，也不忘我的手机号码。有时他忘了把手机放在哪个口袋了，就抖抖索索翻来覆去找上大半晌。我便给他弄了一只可以挂在胸前的小包来装手机，从此他除了睡觉，

便包不离身。

父亲平时除了坐着发呆，就是一遍遍地从包里取出手机，再一遍遍拨打我的号码。号码准确无误，但拨打却功亏一篑，他怎么都记不住最后按一下发射的绿键。那部用惯了的老年机，现在父亲操作起来却力不从心，以前熟悉至极的拨打程序，忽然之间感觉陌生无比。可能在他看来所以打不出去是因为自己手指的力度不够，他多少次地从头再来，更加用力地反复按键，不按发射键的结果自然依旧徒劳无功。我一遍遍地教他，一遍遍地示范，可是收效甚微。不能拨打也就罢了，连接听也不会了。关键的还是那个既管发射又管接听的绿键，不管你怎么反复强调，他就是不知道再按。

父亲还是整天挂着那部对他来说已经毫无意义的手机，睡觉时就包包放在枕头边。他可能认定手机还是像以前那样接打自如，还认定会有不期而至的亲人电话。只有把手机挂在身上，放在枕边，他心里才感踏实。

以前对父亲频繁的电话，我常常没有了那份耐性。当时就觉得老人家哪天能改掉这个毛病便谢天谢地。现在却对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“父亲来电”的字样心生期待。这几个熟悉却久违了的汉字，绝对能叫我激动地泪水奔涌，哪怕老人家一中午打上一百个。

相约秋天

伊羽雪

云高
天净
指尖一样的秋风
暖了谁的心思

走到哪儿都是笑脸
玉米的胖指藏满喜悦
高粱的红脸蛋醉了

推窗
闯进一个秋
轻快的飘叶
捎来季节的请帖

轻风
黄柿子住在枝头间
遍地稻谷高唱秋歌

金色的眼眸
秋的怀里
一抬脚

秋月呀
爬上了梢头
一片叶子
亮了这个季节

好的婚姻看厨房

边耀丽

我总以为，家之所以为家，做饭、吃饭才有一种家的感觉。否则，和酒店无异，

和老公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的蜗居很小，但是对于两个人来说，足够温馨了。因为那毕竟有了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，尽管那只是一个租住的房子，而且可以说是“家徒四壁”，但因为有了两个人爱的供养，进而有了生气和活力。

那时候，我们的工资都很少，舍不得在外吃饭，于是就在家里做。谁先回家，谁就下厨房，可能也不知道什么色香味，只要是能够做熟了，能够吃饱了，就是一种莫大的满足。

记得有一次，老公为了给我煎个鸡蛋，一不小心锅里的油溅了出来，烫到脚面上，起了水泡，到了医院上了药膏，过了好久才消退下去。

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做饭的场景：他摘菜洗菜，我围着围裙切菜炒菜，我们在狭小的厨房忙活着，用自己所谓拿手的饭菜，成就一种与爱人共同享受的氛围，其乐融融，心满意足。

我当时还煞费苦心，到图书城买了很多做菜的书，没事的时候就翻看一下，甚至在做饭的时候，也是一边看一边操作，反复几次试验，最终可能会呈现一道还算是可口的菜肴。

现在人到中年了，我们依然保留着“厨娘煮夫”的习惯，下班回家，一起做饭，成为日常生活，让孩子和老人吃着各自的拿手饭菜，相互一笑，其乐融融，甜蜜的感觉涌上心头，仿佛人世间的各种烦恼都随之而去了，只有浓浓的爱意在彼此间荡漾。

节假日的时候，我和老公一起回家看望父母，除了让父母感受到自己的安好，更不能忘记的是父母亲手做的饭菜。那种老家的滋味，那种父母的心意，绝对是时间最珍贵的记忆。这一切，都源于那种纯粹家里饭菜的独特味道。

对于淳朴的父母来说，招待远方的客人，最好的食物就是饺子了。所以，每每我们回家，母亲都会亲自调制好饺子馅，和面，和父亲一起包，然后烧水，用那种农村的大铁锅煮。当我看着开水翻花，饺子翻滚，热气腾腾，两个年过七十的老头老太太在雾气腾腾的灶台边忙忙碌碌的时候，那种幸福的感觉顿时浸满全身，仿佛每个关节缝隙都是那么舒坦，那一霎那，就觉得这世上最好的生活莫过于此。

每次回家，我都尽量谢绝了同学朋友的邀约，愿意和父母一起在厨房忙活，在一起感受那种久违的亲情。这种亲情，在厨房里，在饭菜飘香的味道里。

有人说，好的婚姻看厨房。谁家的厨房热气腾腾，谁家的日子一定温馨、浪漫。厨房里温情满满，日子一定过得和和美，因为家里饭菜飘香，才是爱和幸福的滋味。



丹霞映雪山

白英
摄

粿味乡愁

郭华悦

治愈乡愁的良方中，有一味“药”，叫“粿”。

无粿不成乡。几乎每个地方，都有自己独特的“粿”味。到徽州古城，处处可见一种卖煎饼的小食摊。大大的平底锅里，放着一个面粿。黑石头被磨成了圆形，状如微型的小石磨，压在面粿的正中。面粿“啾啾”作响，香气四溢，引得行人们纷纷驻足围观。

这就是久负盛名的徽州石头粿。这种粿子，在徽州历史悠久，是当地人喜爱的食物。徽商名闻天下，过去的徽州人外出经商时，都得带上几个石头粿，以表不忘故土、饮水思源之意。如今，石头粿仍是徽州人最喜欢的美

食之一。

徽州，有石头粿；潮州，则有朴籽粿。

朴籽粿，是用朴籽树的树叶，捣碎了和米磨成粉，制成朴籽粿。老一辈的潮州人，在外头，念念不忘的美食中，朴籽粿必居其一。浅绿色的朴籽粿，有梅花型和桃型两种，味道甘甜而不腻，还有食疗的功效。

在老家，老一辈人有个头疼发热的，总是摘些朴籽树的树叶，捣碎了熬煮。这个法子，屡试屡灵。朴籽树的树叶，可以解积热，常食有强身健体的功效。所以，朴籽粿是药膳俱佳的美食，在老家自然大受欢迎。

而在闽南，也有一种粿，叫甜粿。甜粿采用当地特有的“大冬林

米”，加上白砂糖、蜜冬瓜条、金橘等辅料，经过制粉、溶糖、混合、入盒、上蒸笼制成。成品呈扁圆形，若选用上等白砂糖则形似满月，洁白如清辉；若用的赤砂糖则状似古铜钱，味道更浓厚，入口软润而不黏牙，爽口清甜，气味芳香。

甜粿以吃法灵活获得青睐，朋友相聚，切片切块以佐清茶一杯或啤酒一瓶，快活赛神仙。还有另一种吃法，打上两三个鸡蛋，搅拌均匀，将切成片的甜果放进里面，再用筷子夹到平底锅里煎，金黄一派端上桌，入口酥脆，香甜即化。

闽南地区历来人多地少，漂洋过海谋生，成了旧时闽南人的传统习俗。在“红头船”时代，出洋的人随身所带“三件宝”：几件旧衣服、一罐淡水，还有几块甜粿。旧衣，淡水，甜粿，那都是故乡的符号。

在外的人，谁的思念中，没有一种叫“粿”的美食？这样的“粿”，因乡土而生，带着亲民的味道，牢牢烙在了每个游子的心上。